

南華錄

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赵柏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南華錄

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赵柏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华录 / 赵柏田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301-25238-3

I. ①南… II. ①赵… III. ①文化史—中国—明代 IV. ①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2138号

- | | |
|-------|--|
| 书 名 | 南华录: 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
| 著作责任者 | 赵柏田 著 |
| 责任编辑 | 闵艳芸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5238-3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minyanyun@163.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7印张 462千字 212幅插图 |
| |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4次印刷 |
| 定 价 | 12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导读：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楚风

我信任柏田的文字。前年十月，我供职的《长江文艺》杂志正准备新一年的稿子，主编方方对我说，去找赵柏田。方方的本意是想请柏田开一个专写民国人物的专栏。我先找他最有名气的《让良知自由》一书来看，心生好感，立刻联系，小心说服，柏田的答应是有附加条件的，他不想写什么民国风或现代文人，如果真要他来做，专栏的人物和内容都须他自己来定。他尚算爽快地答应大概还出于对这本杂志的一份情谊：上世纪90年代，他在《长江文艺》发表过小说，那时他是风头很劲的先锋小说家。

不久他告诉我们，他设想写一组好玩的人物，故事时间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一直写到明清之际。一听到明清之际，我立马觉得这些文章会好看，那是个大时代，人的命运充满戏剧性和艰难的选择。我喜欢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写作也

许还有点几个人的隐秘关系，我少年时代居住在广西桂林靖江王城城墙下的贡后巷口，我家院子就面对着城门，去此处不远，漓江边上有座叠彩山，山上有座小屋子，有卖茶的，屋子里有两副人物画像，听父亲说是瞿式耜和张同敞。每过此地，父亲就要讲瞿、张两人的故事，瞿式耜这个名字南方人读不清白，我总要读成瞿式，然后笑一回。这样记住了那个时代，印象里是一定要选生和死的时代。我是小人物，觉得死是最难的选择。读柏田的《南华录》，到书的后半部分，马蹄声碎，大雅风流云散，“半为践踏，半为灰烬”，好多的委屈，真是无法倾诉。

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柏田早就已经有了一个野心，他要写他自己的“南方”。他要在16世纪中叶以来人物、器物 and 故事的铺陈中呈现一幅南方最繁华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图景。他对那个前近代社会（沟口雄三语）亦即古典时代物质性的一面倾注了无比的心力，因为他一直有个观念，中国传统中，器物即是精神的寄寓。为此，他已经做了近十年的准备，并已有少量成稿而未发表的文字……

于是有了“南华录”这个专为柏田而设的专栏。《南华录》中13篇文章，有11篇即首发于这个专栏——但我要声明一下，成书后的内容要比杂志首发时更完整、更丰富，也更好看了。作为刊物首发的栏目责任编辑，原稿、一校、二校、清样，我每篇都看了四次，且至少有两次是细读，还要和作者议论增删（当然是删为主，因为刊物发表字数有限），考辨名物（我们都尽力免除硬伤）。可以说，我是这部新作的第一读者，也是读得最多的人之一。但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厌倦。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事。做文学杂志编辑的，每天要读大量作品，真是干一行恨一行，有时读到要吐，能从如此的审美疲劳中跳出如许的文字，足令我有十分的信任感。

最初为栏目取名时，因是三字经的格式，柏田提出用“南华录”。我和方方都有些犹豫，世上有南华经，有南华寺，都和宗教有关，容易有歧义。后来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的理由，这里的“南”，乃是地理上的南方，当然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地理，它不是按照行政指令来划分地域的，而是出于感情的指引和气息的认同：“这里是陈洪绶的诸暨，往西是李渔的兰溪，往东是张岱的山阴，往北隔着钱塘江，是萧山和省城杭州，诸暨—山阴—杭州，这片潮湿多雨的南方三角地

带，就是天才画家陈洪绶的活动区域。”一句话，这是柏田一个人的南方。当然随着阅读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书中所呈现的南方世界要远比这个范围大。

那么又何谓“华”呢？柏田的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花是精华，人亦是精华，最为精华的还是这个时代成熟到了糜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种种”。或许柏田眼里的精华，就是被时代的激流推到了一边的一些闲闲散散的人，一些坛坛罐罐、花花草草的事，就是这个世界精致、发达的物质性的一面，那么多好玩的“长物”。所谓长物，亦即多余的物，没用的东西，于生活并非必需，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家伙使，这东西有时价值连城，比如文物、古董，有时候一钱不值，比如明月清风。但常常的，无用而有大用，美到极致的往往就是这种东西。

推出专栏首篇《昙花一梦，遍地虚空》时，那段按语直接拿来，还是可以作为《南华录》书名的释义来读：

“南华”在这里不是地名（南华县、南华寺），不是人名（南华真人），不是书名（南华经），只是取字面上的意思：“南方的精华”。作品描绘的是已经消逝了的南方的故事：梦境，戏曲，园林；文士，才女，奇人……

在这一以艺术史和生活史为背景的南方书写中，柏田用大量笔墨写了那个时代的大鉴藏家——艺术品鉴赏和收藏的大家。其实这两者密不可分，没有鉴赏哪里来的收藏？还得加上艺术家这个身份，他们常常是三位一体的，甚至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商人，有收藏就有买卖么。但归根结底，柏田告诉我们，这些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他们更看重的是进入艺术品的递藏链条成为其中的一环，他们收藏的乃是一段荣光，一段时光。《古物的精灵》写南方鉴赏大家项元汴，《魔鬼附体的画商吴其贞》写画商吴其贞，看似由一个人物起笔，实际上由一个人而上下勾连，左右牵扯，引出来的人物和故事真是目不暇接。我试图数一数和项元汴及其天籁阁有关的人物，数着数着就乱了。詹景凤、王世贞、何良俊、文徵明、文彭、文嘉、李日华、董其昌、冯梦禎、冯权奇、沈凤、沈德符、薛素素，哪一个不是绝顶聪明又好玩的人物？这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而是一群人的肖像，也不是单纯的肖像，而是风俗画，是艺术史和生活史的结合。这种铺排，显示出作者驾驭材料的能力和重书历

史的野心。

更多的时候，柏田所写的内容，会时时超出我的想象。在《梦醒犹在一瞬间》中，他写了个叫董若雨的小说家，此人是当时有名的制造香料的人，如果他是个纯粹的商人，那肯定会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香料商人，因为他有一个如同《香水》中的主人公格雷诺耶一般无与伦比的鼻子，能够闻得出用博山炉蒸松针、菊、腊梅、芍药、荔枝壳、蔷薇、橘叶、木樨、甘蔗、茗叶、艾叶、紫苏、杉叶、水仙、茉莉之间的香气有什么区别，还可以用文字精确地描绘出来。而这还不是他最擅长的事，他最拿手的是做梦。那梦做到什么境界啊，他的梦是一个国！推荐朋友们好好读读这篇文章，我看罢就呆呆地想：这是一种病呢，还是一部心灵史呢？

《终为水云心》是写作为曲家和诗人的汤显祖。这个人物我们都很熟悉，因为他的作品《牡丹亭》到现在还在上演。白先勇几年前还整过一个青春版呢。柏田在写完汤显祖与屠隆等剧作家的故事后，你会以为这就完了吧，却突然冒出来一群女读者，一下子让这文学史活泼起来。让我们看看，有多少女人为这个故事伤心而死。汤显祖在世的时候，一个叫俞娘的少女在阅读时伤情而死，17世纪初叶，一个叫商小伶的女艺人在演出《寻梦》时死在台上。1612年，汤显祖的好友冯梦祯的儿媳、一个叫冯小青的17岁的女孩死于对该剧的阅读，于是又有15部以上的关于冯小青的戏同时在各地上演。还有一个叫陈同的少女，读此书不能自拔，在婚前死掉了，在书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而这本批注又到了他未婚夫吴吴山手里，这个也算多情的未婚夫留下这本书作纪念。吴吴山娶了第二任妻子谈则，谈则看了这些评论后，继续在相同的版本上写评语。三年后，谈则死了，又十几年后，吴娶了年轻的钱宜，钱姑娘读了前面两位姐姐的评语，十分欣喜，又继续写评语，最后，这本由三个女人共同完成的文学评论出版了，最后这本书被扬州出版家张潮收入他编的一部丛书里……这个张潮，是柏田为我们的“南华录”栏目写的最后一个人物，出版社或是出于全书体例的考虑，没有把这篇叫《扬州一梦》的自叙传文字收到这部书里，对喜爱柏田文字的读者来说，也是一憾。

作为当下中国少有的具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的作家之一，这十年来，柏田一直在做着重构历史的努力，他涉猎的题材范围有晚清史、民国史和明史，所操持

的文体则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其他非虚构文体。仅就他用力最勤、停留时间最多的明朝人物而言，此前他已经有两本关于明朝的书了。他37岁出版的《岩中花树》，从王阳明出生的1472年写到章学诚去世的1801年，跨越明中叶、明末清初、清中叶三时段，选择了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物为个案，试图呈现出16—18世纪江南文人思想学术的运动轨迹。其间突显的“岩中花树”的意象，正可作为南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神写照。几年后出版的《明朝四季》，煌煌三十万言，以四季方式结构明季276年，以明代皇族与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冲突为重点，以胡惟庸、李善长、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权臣们的荣辱沉浮，试图解读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嬗变如何决定了人的命运。而起意写《南华录》时，他已不再纠缠在宫廷与官场，而是退到权力场的背后，看看这样一群人，如何在另一个更世俗、更私密的方向上打开了另一个生命的空间。这些人，无论是画家、曲家、鉴藏家，还是民间艺人、匠人和风尘女子，都把精神寄寓在某种器物里，自得其乐地经营着自己的园地，当时间一点点地逼近1644年，他们的寄寓更加深沉，选择更加艰难，而结局，读来也更加令人震撼。

一个人能持久、专注地做一件事，是多么让人羡慕。柏田在1995年开始写王阳明，很快放弃了，2005年他重写王阳明，自觉找到了从内心重构历史人物的方法论，于是有了《让良知自由》（我看到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的版本）。当时他曾说，希望自己的文学世界像一棵南方的蕨蕨的树，蓬勃、恣肆、潮湿。如今又是将近十年过去了，《南华录》出世，柏田的文章也更加丰富、更加自如和幽深了。

这本书真是写得花团锦簇，一路读来随处都可勾连，可是读过一段时间之后，却有一句话从那些好玩的陈年人物和故事中跳将出来，盘旋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不去，这句话是在书中某页突然冒出来的，不知是书中人还是柏田自问：“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那些故事中人没有搞明白，柏田大概也不算明白了，可是又有谁能说他真正明白了呢？也许，所有的意义，皆是在寻找自由和解放的路上。

目录

一 古物的精灵

时光收藏者项元汴和他的时代

69 昙花一梦，遍地虚空

『爱河』难回头的屠长卿

91 终为水云心

汤显祖的情幻世界

135 墨·侠·寇

墨工罗龙文的海上传奇

163 与古为徒

魔鬼附体的画商吴其贞

185 感官世界

芳香年代的伪风雅史

205 南方庭院

祁彪佳和他的『寓』园

237 梦醒犹在一瞬间

万镜楼中的董若雨

235 雨打风吹絮满头

『制造』柳敬亭

287 九烟

黄周星幻想花园

309 醉眼青山

古心如铁陈洪绶

353 不系之舟

巨商汪然明的西湖梦寻

385 一个时代的艺文志

周亮工的记事珠

416 跋：我的南方想象

418 参考文献书目



古物的精灵

时光收藏者项元汴和他的时代

沉香街

天籁阁

兄弟

时光收藏者

江南鉴藏小史

『耳食人』

文先生

味水轩主人

万历四十四年的大火

烬余录

素心难问

沉香街

说起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收藏家项元汴，一般都认为这是个极端无趣的人，他把一生中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收藏古书古画上，几乎再没有别的事能逗引起他的兴趣，但几百年来还是有一些关于他与和尚、妓女、商贾交往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先说他与妓女的一个故事。

项元汴年轻时常去南京游玩，喜欢上了秦淮河的一个漂亮歌妓，不久，项元汴要离开南京了，这歌妓握着他的手，嚤嚤地哭，一副非常舍不得的模样。项元汴回到嘉兴家中的一个月中，也时常想起这个女子，于是花大价钱买了一块沉香木，请工匠打造成一张玲珑工巧的千工床，又买了许多漂亮的绫罗绸缎，装了几个大箱子，用一只“巨舰”装上，去南京会那女子。

话说那日，项元汴找到秦淮河畔钞库街时，那歌妓正好有生意，忙着招呼别的客人，再说她一时也没认出这个脸上长满麻点的五短身材的男人，就把他晾在一边不理不睬^①。项元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再次通报自己姓甚名谁，还说自己带来了一大船的礼物要送给她。那歌妓听他这么说，这才重新梳妆，客客气气接待了他。项元汴于是让随身小厮把那张千工床和好几箱衣物全都从船上搬来，又让人打扫了前堂，把这张漂亮的大床安放在正中。青楼里的其他女子听说此事，全都跑来向那歌妓致贺。项元汴又甩出大把银子，在妓院里摆下十数桌，一时间莺莺燕燕挤在一处，香粉阵阵，丝竹乱耳，间杂着小姐们一声声的惊叫和赞叹。

酒宴开到一半，项元汴变了脸色，把酒杯重重一顿，指着那歌妓骂：我本来还以为世上情种大多在青楼，所以不惜花费千金以买一笑，没想到一月之别，你竟连我是谁都想不起来了，人都说青楼女子絮薄花浮，我先前还不信，现在真



项元汴像

^①沈季友《櫟李诗系》称，“元汴字子京……时人多艳称项三麻子云”。

是不信也不行了！说罢，命随身小厮把衣柜里的漂亮衣服全都倒出来，一件一件撕裂，又抡起一把大槌，把那张做工精致的沉香木床砸了个稀巴烂。做完这些他还不解气，又在院中生了一把火，命人把那打烂了的床架在上面烧。火焰的舌头瞬间就把那沉香木床吞噬了，只见烈焰腾空，香烟滚滚，不只院中，就连满街满巷都是异香，这香味经四五日不散，以后那家青楼所在的钞库街，就被好事之徒叫做沉香街。^①

这故事发生在嘉靖年间，看这行事作派之荒唐，当是项元汴青春年少时的事。1700年，江苏吴江一个叫钮琇的作家把它搜罗进了一本叫《觚觚》的笔记里。钮琇是个受神怪志异小说很大影响的作家，他在河南、陕西、广东等地做县令时，收集了一大堆关于官场、青楼、市井、文字狱乃至扶乩勘地的好玩故事，按地域分为吴、燕、豫、秦、粤等多卷，沉香街这则故事就是在《吴觚》里。

“觚”这个东西，据说是一种铜制的酒器（也有一种说法是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简），圆颈细长腹大，类似于今天的细颈花瓶，因其既不圆，又不方，故名为觚。因为孔子在《论语》中说过一句“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也暗指政事，后人又沿用为史事的一个代称。钮琇把自己的这部书稿称作《觚觚》，也就是在告诉他的读者们，他记下的是稗官野史，是大历史之外的小历史。所以他的笔端没有同时代那些官员文集的拘谨，写侠客，写名士，写天堂与地狱，也写虎，写猫，写鹤，写鬼，从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来看，他都可以称得上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的先驱了。

项元汴用“巨觚”装着沉香木床去看歌妓，受不了冷遇又怒烧沉香床，这做派用现在时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土豪”。几百年后，还有人在为他裂衣槌床的痛快举动叫好，大叫快哉项生。这则故事里至少透露出了两个信息，第一，项元汴实在是太有钱了；第二，这是一个情种，起码他自认为是多情的。说到专情，后世的著录家很难不把他在金陵的这件事与正统

① 这则故事见钮琇《觚觚》卷二《吴觚》

“沉香街”条：“嘉兴项墨林，名元汴，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别，妓执手雪涕，意殊恋恋。项归，乃广购沉香，斩为卧床，玲珑工巧。复以名纨美锦制衣数筐，装巨觚访之。入门值有客在，妓顾项若不复识。项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赠，妓始婉容加礼焉。项命洁前堂，舁床置其中。阖院争来致贺，群艳纷集。项乃大张绮筵，钗钿丝管，分行接响。酒半，忽抗声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种多在章台，故不惜千金以买一笑。诟期月之别，便已相忘。絮薄花浮，于今乃信。”呼仆出筐中衣，悉裂之。奋大槌碎床，焚于庭。烈焰袅空，遍城闻异香，经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为沉香街。”

年间他一个先祖的遭遇放在一起看。项元汴的这位先祖名叫项忠，是他的曾伯祖父，1449年秋天著名的土木堡之战中，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的英宗朱祁镇做了瓦剌人的俘虏，随军高级将领五十余人阵歿，余皆被俘，他的这位先祖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从驾，也被瓦剌人逮去了极北之地。

有好多年，项忠就在草原上忍辱负重，帮瓦剌人放马，一边伺机等待脱逃的机会。有一个瓦剌部落的姑娘爱上了他，在这个姑娘的帮助下，项忠终于在一次放牧时出逃了。他的情人和他合骑一匹马，一路向南逃归，连着跑了四天四夜，马儿都跑得乏了力，带着的干粮也快吃完了，那姑娘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男人活着回到南方的故国，趁项忠不备，拿一把随身带着的短刀切断了自己颈上的动脉，等到项忠发现，已经不能救了。靠着姑娘留下的一份口粮，项忠终于只身逃到了明朝地界大同宣府。

许多年后，项忠一提起这个姑娘还是流泪不止，在他82岁那年去世前，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把这个未曾与他婚配的异族女子入祀家庙。^①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曾被历史学家谈迁写入《枣林杂俎》里。项元汴非常崇拜他的这个祖先，虽然自己一生都没有功名，但说话、行事几乎一直都在模仿他的这位祖先，包括对待女人的态度，只可惜他没有祖先好运气，他在金陵遇见的那女子，到底跟草原上来的女子不一样。



项忠像

天籁阁

在到处都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项元汴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看一遍，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一轮看下来，再周而复始。项元汴就像山洞里的一只穿山甲，守着他的宝物，

① “项襄毅大司马忠，初以刑部员外郎从驾土木，陷胡中饲马。与胡妇善，挟而南，走四昼夜食尽，胡妇度不两活，乃并粮自杀，项得入宣府。后祀归家庙。”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不许外人染指。不只生人不能靠近，家猫、蝙蝠也是严禁进入这间黑暗的屋子的，因为它们不经意间一抬足、一扇动翅膀，一不小心碰坏的就可能是商周时代的彝鼎，或者墙壁上挂着的晋朝的古画。

天籁阁得名，据说是与项元汴收藏的一把晋代铁琴大有干系。此琴为仲尼式，为晋朝制琴名家孙登所斫，长约一米二，重漕平十斤六两，纯系黑铁锻造而成，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细冰裂纹，琴背铸有两个八分大字：天籁，其下有嵌金丝小篆“孙登”款，并“公和”篆印。

公和是孙登的字。这样一个西晋大名士，同时代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籍贯何处，真应了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句古话。

从葛洪的道教名著《神仙传》第六卷有关记述来看，孙登应该是公元3世纪的一个生活极简主义者，长年住在山上，穴地而坐，弹琴，读《易》，长啸，夏天一件单衣，大雪天把丈余的长发披覆在身上取暖。这是一个出了名的好脾气的人，从不发怒，但也很少开口说话。有人恶作剧，合伙把孙登扔到河里，想看看他发怒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想到孙登一上岸就哈哈大笑^①。尽管他足迹不入城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跟他玩得很好。嵇康的琴艺非常高超，同时代人无出其右，尤以一曲《广陵散》风靡世间，但对孙登的琴艺也不得不叹服，因为后者竟然只用一根琴弦就把他赖以成名的那支金曲弹得声情并茂。

嵇康有一次问孙登，这一生有什么大追求没有，孙登说，你懂得火吗？火烧起来会产生光，但是火的燃烧却不需要用光，在这个因果关系里，用光是果，同样的道理，人活着并拥有才华，但才华也不是人活着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因果关系里面，用才是果；用光，首先要有木柴来生火，用才呢，就得要洞明事理，要懂得自保之道，如果人都死了，才高八斗还有什么用呢？孙登实际上是借用这则火的寓言，教给朋友一个治生妙方，火、光、薪三位一体，火为主体，光

① 葛洪的《神仙传·孙登传》卷六：“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晋书·孙登列传》的记载相对而言更为完整：“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喜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往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

为附属，薪为根本，火得薪而燃，光得火而亮，无薪便没有一切，活着才是王道。可惜这一层常理，“才多识寡”——这句话是孙登送给他的——嵇康要等到押到洛阳东市砍头时才真正明白，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他向行刑者的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取过心爱的古琴，对着日光下自己的影子在高台上再弹一遍《广陵散》。^①

话说这把天籟琴，后来辗转落到了浙江平湖一个叫吴修梅的人手里。道光二十六年，那时距项元汴去世已经二百五十多年了，海盐戏曲家黄燮清在吴家看到过它，并

为之上弦，不久后，另一位戏曲家吴廷燮在一次酒宴上应友人之邀，曾有幸弹奏过它。当时此琴已锈蚀斑驳，琴首上的玉徽也已脱落，只余其八，但琴底嵌金丝双勾小篆“天籟”二字，及表明它的旧主人的嵌银小字篆书“明项元汴珍藏”六字皆丝毫无损。吴廷燮说，当他一打开楠木琴匣时，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一瞬间与古人精神接通了，手指弹拨琴弦，琴音清亮激越，也与其他古琴大不一样，他后来写有一篇《铁琴歌》以纪其事。

据民国初年的大琴学家杨宗稷说，他刚开始学琴时，北京的琴肆中还能看到“天籟”琴匣盖铭刻拓本，说明该琴当时可能就在北京。后来，不知因何机缘，这张琴竟然和来自热河行宫、据说是“昇平二年王徽之斫”的那一张，一起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1933年，日军侵占华北，这两张稀罕古琴与其他故宫文物一起装箱南迁，十余年间历经上海、南京、湖北、湖南、贵州，四川，于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后运回南京。但南京也不是它们的最后居留之地，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败北，1948年冬，它们夹杂在2972箱文物中被紧急运往台湾。



孙登披发抚琴图

① 《晋书·孙登列传》

“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

‘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这么多的曲折乱离，放到一个人身上已够生受，何况一张琴。几百年间，天籁琴匣盖上有阮元、梁章钜等多位文化名流鉴定题识，又经名家调弦，以常理度之，它的出迹之真实应该毋庸置疑了吧，但自它现世之日起，真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且古琴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张铁琴并非晋琴，更非大名士孙登所斫，一向以为自己眼光精到的项元汴是受骗了。

鉴赏家们从式样、材质、铭文等多方面对这张铁琴提出了质疑。如果它真的是出自西晋制琴名家孙登之手，为什么式样是仲尼式？材质又为什么是铁的？要知道，古琴取仲尼式，要到晚唐才时兴，两宋才流行开来，至于铁制的乐器，一些复杂的工艺问题更是要到宋元之后才解决。古文字专家也发话说，铁琴上的“天籁”“公和”两款题名，皆为长方形的均整规则小篆，起住皆为圆笔，似是秦篆笔风，而从晋人石刻墓碑的篆文中找到的证据是，晋人作篆起住笔画皆为方形，应更有生动自然之趣才对。事情到了这一地步，琴学大家杨宗稷在这张铁琴的真赝问题上也不再坚持，改口说，如果它不是晋琴，那也一定是唐宋以前的精品吧。

那么这张铁琴上的细冰裂纹又作何解释呢？一些流传多年的琴谱上记载说，历来鉴定铁琴的年代，都是以琴身上的断纹为证，一件铁器如果有了五百年以上的历史，按照年代的近远，就会在琴面或琴底形成如蛇腹、如牛毛、如梅花、如龟裂的断纹，这其中又以冰裂纹为最古，梅花纹次之^①。但这种回驳在鉴古界的先生们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们举证说，搞收藏的仿古、鬻古实在不胜枚举，铁琴上的断纹也不是不可作伪，一本叫《燕闲清赏》的书里就记载了伪造断纹的两种手法，其一是把铁琴用火逼热，再把雪覆上灼热的铁琴，琴面上就随皱成裂，形成蛇腹纹，还有一种方法是把鸡蛋清和草木灰搅拌在一起，敷在琴身上，放在甑上蒸煮，悬挂在荫凉干燥处，会在铁琴上

① 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古琴辨》中说：“古琴以断纹为证，盖琴不历五百岁不断。”屠隆在《琴笈》中也认为：“古琴以断纹为证，不历数百年不断。有梅花断，其纹如梅花，此为最古；有牛毛断，其纹如发，千百条者；有蛇腹断，其纹横截琴面，相去一寸或半寸许；有龙纹断，其纹圆大；有龟纹，冰裂纹者，未及见之。”